

# 想起外婆

□湖南长沙 李亮

我暑假的记忆，都与外婆有关。

小时候最盼望放暑假，一放暑假我就往外婆家跑。跑到外婆家就数着这个暑假要扫60次地，摘128次菜，洗180次碗……数着数着，小小的心里是大大的满足，觉得自己是个小大人了，外婆听着只是微微笑。

从小，外婆便教我做各种家务：扫地、洗碗、铺床……

老屋厨房是泥土地，我学着外婆的样子颠着扫把把泥土从一个个小坑里扫出来，直到整个厨房泥土地面泛着独有的光亮。

堂屋养鸡，早晨一开门，那些鸡便“呼啦啦”地往外飞跑，于是刹那间，鸡毛啊、尘土啊，在晨光里翻涌。

外婆教我从灶膛里铲出一簸箕灰烬，颠着簸箕一点点把鸡屎盖住。她传授给我的核心诀窍就是——硬梆梆的鸡屎就少盖点，稀乎乎的鸡屎就多盖点。盖完后大大的堂屋里，便是数不清的黑灰色小山包，煞是壮观。然后我使用扫把将鸡屎和灰土搅和搅和，使鸡屎完整地脱离地面，再把一个个鸡屎灰

土团扫进簸箕。全部扫完后，再洒一遍水，用拖把拖洗一遍。一套流程下来，虽闷了一晚上的鸡臭味还是在夏日燥热的空气中氤氲，但堂屋看起来是干净锃亮的。

扫完厨房和堂屋，还有卧室、长廊、水泥坪，都是我的劳动范围。小孩子不懂得累，干起活来满头大汗还觉得干劲十足。

临近中午，外婆会给我一个竹编菜篮，交代我去菜园里摘多少豆角、多少黄瓜、多少香瓜和菜瓜。我很乖巧地按外婆的要求飞跑去菜园里，将那些菜一一采摘过来，装了满满一篮子。接下来，我便会和外婆一起择菜，然后外婆教我洗菜、切菜、炒菜。菜总是简简单单，不外乎是青的豆、红的椒，但我和外婆都心满意足。

午后，外婆便带着我去走人家，李娣娣、黄奶奶，不外乎是这几家。外婆和她的姐妹们谈天说地，我和我的姐妹们谈天说地，直到夕阳西沉，我们俩才踱着步悠悠走回家……

晚餐就更简单了，桌子往外一摆，一大碗绿豆粥再配点咸菜，我和外婆就天高地阔地就着灿烂的

晚霞吃了起来，直到暮色四合才收桌收碗进屋，躲那猖狂的蚊子。

记忆中很多个暑假都是这样度过的，使得年幼的我以为这就是每年暑假的正确打开方式，直到多年后离家远行求学，我才猛然发觉，我在用力向前跑，而外婆则永远停滞在老屋的昏暗里。

虽然每年暑假，我仍旧会回老屋里陪伴外婆，但时间长不过半月，总是匆匆而去，又匆匆离开，记忆里存留的，是外婆那刻满风霜的脸，期盼不舍的浑浊的眼。

又是一年暑假，想起外婆去世已十年又一。

那些夏日已随光阴流走，但那些和外婆在一起的往事，却一直藏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我知道，它们会一直伴着我走向以后的每一寸时光。

是夜，梦回往昔：盛夏乡村，农家屋前，桃子累累，橘树葱郁。篱笆前的菜地里，青的瓜，绿的叶，爬满藤架。天地美丽而寂静，只有蝴蝶和蜻蜓嬉戏，蜜蜂翻飞喝彩。小女孩臂弯的竹篮里，挤满了青绿的蔬果。一抬眼，只见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延伸至无尽的远方，跌进一片蓝天白云里……

# 母亲的菜园子

□江西赣州 严来斌

50岁之后，母亲因为身体原因就没去工厂上班了。但她一直以来闲不住。几年前，老屋拆除，闲置了一片空地，母亲盘算着搭建一个菜园子。

天刚亮，东方残留着鱼肚白，母亲肩扛锄头和簸箕出发去老屋前的空地。整个村庄还没醒来，静悄悄的，仿佛时间在打盹。一公里左右的路程，很快就到了。

除草、垒墙、挖排水沟……母亲的菜园子在一阵紧锣密鼓地忙活之后现出雏形。时间不早了，过路人越来越多，对这个新冒出来的菜园子诧异不已。当看到母亲还在埋头苦干，纷纷夸赞母亲能干。母亲回以善意的微笑：“以后还得你们多照顾哟。”

在并不繁华的乡下，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一处属于自己的菜园，种点青菜、辣椒、扁豆、茄子、茭白……自己种的，吃得更放心。在这之前，可把我母亲羡慕坏了。如今，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菜园子，母亲在乡下就有了一种寄托。

将菜园搭好之后，从街上买来长势良好的幼苗。在空寂的菜园

子里，一行种葱，一行种辣椒，一行种韭菜……仿佛在土地上写诗，一首绿意葱茏的乡土诗。为了让它们茁壮成长，母亲每天下午五点钟都准时去路旁的池塘里挑水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菜园里的蔬菜成熟了。母亲也很欣喜，在我的指导下，拍照发朋友圈。

一开始，母亲种菜是供给自己的。但有的蔬菜生长的速度很快，越长越茂盛。为了不浪费，母亲有时也会摘下一些，拿去集市上售卖。

去集市有一段路，为了赶早，母亲通常六点左右就收拾出门了。在集市，经常可以看见一排中年人半蹲在街边，或卖萝卜，或卖土豆，或卖豆芽，每个商户售卖的品种和数量都都很有限，但无一例外都很新鲜。

一开始，母亲用的是老式木杆秤，拨秤砣，看点数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眼神越发模糊，母亲也换上了电子秤。同时，由于利用手机支付的人越来越多，为了交易更加方便，母亲也换上了收款码。

虽然卖菜的过程并不是想象的那么轻松，但母亲一直乐在其

中。即便没有人来询价，她也笑呵呵的。有时，母亲也将她的喜悦分享给在家族群里，我们看后都给她发个大拇指——点赞。

在乡下，和母亲一样的菜农很多。她们识字不多，学历不高，到了一定年纪，赖以谋生的手段并不多。在自家院子里，种点蔬菜，养些家禽，挣点小钱，补贴家用。有段时间，在网上刷短视频，说菜市场里小商贩缺少两比较严重。一时间，炒得沸沸扬扬。在乡下的集市，这个现象是不常见的。她们基本都是自给自足的“菜农”，并不是以逐利为主的“菜贩子”。因此，她们不仅给足了顾客分量，有时遇到投缘的，免费附赠一捆葱或者一袋土豆也不算什么稀奇的事。所以，每年从外地返乡，路过乡下的集市，我都要逛一逛，认一认这质朴的故乡人。

假期在家，一有空闲，母亲就领我去参观她的菜园子。菜园并不是很大，但平常吃的蔬菜应有尽有。一阵微风袭来，凉飕飕的，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味道。菜园是母亲多年的心血，记叙了她早九晚五不间断的付出。

看着它慢慢蜕壳，变成蝉后，才让母亲给烧着吃。嘴里吃着，心里想着小画册马上就能到手了，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。

整个夏天，今天去卖金蝉壳能得到一两分钱，明天能得到三四分钱，一得钱就握得紧紧的，生怕掉了。拿到钱后就跑到新华书店，十几天就能买到一本。这样一个夏天，我就把《邱少云》《黄继光》《董存瑞》《罗盛教》全买回来了。而且每天都看几遍，并与小伙伴们一起分享。

捉金蝉，听蝉鸣，买金蝉壳，得小画册，整个夏天都浸透在快乐之中。

# 风雨沧桑仪凤门

□河南漯河 李季

仪凤门是南京的北大门，即城市的后门。此门始建于明洪武初年，蕴含风来仪之意。“江南佳丽地，金陵帝王州”，南京拥有“六朝古都”“十朝都会”之称。近2500年的建城史和近450年的国都史，既积淀了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，也为其蒙上浓厚的帝都文化色彩。

叶兆言先生的长篇小说《仪凤之门》，故事起始于1907年，由风雨飘摇的晚清到辛亥革命，再到北洋军阀时期，再到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。全书采用平民视角，讲述南京城里的一群小人物，在时代变革浪潮推涌之下的命运起伏。

从懵懂无知的少年，到饱经风霜的中年，黄包车夫杨逵和他的兄弟水根、冯亦雄，在时代的推动下，抓住下关地区的发展契机，进入商界并涉足政界，以各自的方式激荡着那个动荡的时代。他们好似激流中的小舟被浪潮裹挟，看似时时与时代抗衡着，实则处处身不由己。尤其是杨逵与仪菊、芷歆的感情纠葛，当真是剪不断，理还乱。

《仪凤之门》把虚构的有血肉的人物有机融入到真实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中，使全书具有了沧桑厚重的史诗感。仿佛书中的每一座山、每一条水、每一幢建筑，都在诉说着一段不寻常的故事，南京城里的芸芸众生、平凡烟火都有言不尽的沧桑之感。

杨逵的故事有传奇性，又有必然性。从底层的黄包车夫，混进帮

派，然后结识革命党人，从而参加辛亥革命，一个蝇营狗苟的市井小民被推向时代潮头。然而，人物的命运在大时代的面前总是渺小的，杨逵的表姐凤仙帮助夫家一步步蚕食了杨逵的资产成了下关首富，杨逵在帮民国政府重修城门时，耗尽资财，日趋没落。从底层到名流，从每日为温饱奔波的黄包车夫到足以代表下关地区的商界翘楚，最后几乎又打回原形，时代翻云覆雨，个人命运浮沉，有时机遇与命运使然，也有性格的悲剧和宿命的意味。钟山风雨苍苍茫茫中，是一座城与城中人的创伤与坚韧。主人公杨逵的一生，起于仪凤门，落于仪凤门，仪凤门见证了他们轰轰烈烈的人生变奏曲。

从《南京人》《南京传》到《仪凤之门》，叶兆言从不同角度讲述着南京的故事。在《仪凤之门》的创作谈中，叶兆言说：“这本书写到了女人如何给男人力量，写到了爱和不爱如何转换，革命如何发生，财富如何创造，理想如何破灭，历史怎么被改写。”

从仪凤门出发，从小人物出发，《仪凤之门》复原的是一整段浩瀚波澜的历史。全书以小见大，以温热的个人故事，折射时代的沧桑巨变。《仪凤之门》落笔于南京的近代史，描绘南京城尤其是下关地区的地理、人文、社会发展等细微城市脉络，这是一部草莽英雄成长奋斗的心灵史，也是南京城的近代史。

# 漫游嵯泗列岛

□张家港 颜士州

正值炎夏季节，我们来到了吴淞口外的嵯泗列岛。登上嵯泗李柱山码头放眼远眺，满目青翠，仿佛来到了一个清凉世界：海是这般蓝，山是那么绿，连扑面而来的海风，也格外的凉快、舒适。

我们穿过隧道，来到一个广阔的大沙滩。这沙滩俗称“基湖”，背倚沙丘，面向大海，地势平坦，海湾开阔，海滩上的沙粒细润而洁净，黄如金屑，在骄阳下熠熠闪光。令人感到有趣的是，大潮退后，往往留下一片蛤粉，晶莹剔透，赛似银盐。因为海湾浅平，一层微波铺展几丈开外，沙滩上像铺了一层琉璃薄膜，礁峰、人影倒映其间，清晰如同明镜。

我沿着潮水线走去，不时弯腰拾几颗海贝，如同获得珍珠那样的欢快。夏日的海水，凉爽、清澈，只要没来台风，海湾内平静如镜，同内湖一般。正午时分，但见一些游客，或躺在粉红色的大伞下，或在浅滩里追逐嬉戏，或仰游在碧绿的海水中，或品茗，或聊天，或堆沙，构成一幅生动的画面。虽然骄阳当空，烈日似火，但这儿却是海风习习，笑语声声，毫无酷暑之苦。听这里的人说，这片大沙滩，长两

千多米，除了海滨浴场外，不远处还有水族馆、度假村、游乐场、避暑山庄、海山公园等。

离开沙滩后，我乘了一艘渔船来到花鸟岛。此岛是嵯泗最偏北的一个小岛。这儿山势峻峭，风光迷人，且有“云雾”“猿猴”“老虎”三古洞，但这里最著名的却要数花鸟灯塔。这灯塔始建于1870年，高16.5米，呈圆柱形，内有螺旋梯盘旋而上。光柱射程二十二海里，每秒旋转一圈。据说，这个灯塔是亚洲第一大灯塔，也是太平洋四大灯塔之一。

从花鸟岛山顶东望，在碧波翠浪中，可以见到两只鸳鸯鸟似的岛屿。靠外的就是嵯山岛。嵯山古称“尽山”，古人以为东海外围岛屿到此已是尽头。嵯山是嵯泗渔场的中心，不仅盛产大小黄鱼、带鱼、墨鱼，而且还有海、虾米、梭子蟹、贻贝、紫菜、海蜒等近四十种海产。在带鱼汛期，六省二市近十万渔民，数千艘渔船云集在这里，桅樯林立，风帆如云，场面十分壮观。要是你在这个时候来到此地，有兴趣的话，可在附近洋面下钩或挂网，也能捕到各种鲜鱼活蟹。

# 夏日蝉鸣得书香

□山东 谭哲胜

阳光和雨在不停地转换，不远处的蝉鸣奔向了整个夏天。蝉鸣是夏天的象征，捉金蝉猴更是盛夏夜晚的一道风景。我不由得想起了童年时捉金蝉的情景。

我捉金蝉是为了美食，更是因为得到金蝉壳。金蝉壳是一种药材，供销社的收购站统一收购。

我们这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，是听英雄故事长大的。这些英勇人物当时就有小人书的画册，大概每册一角钱左右。那时农村家家户户经济条件差，和家長要不出多余的钱，只有自己想办法解决，于是捉金蝉就是整个夏天的事了。

每到傍晚，村外的树林里，全是结伴一起去抓金蝉的小伙伴儿。每到树林里，先看地上有没有小洞，如果看到小洞就用手挖，挖大一点就能捉到一只金蝉，当然有时也会落空。而到了晚上八九点钟时，漏掉的金蝉就会爬上树干树枝，低处的用手就能从树上捉到，而高处的就用竹竿从树上捅下来，有时忘记了拿竹竿，就爬到树上捉。捉金蝉的最佳时机是雨中和雨后，这时的土壤很松软，金蝉从地里出来得快也多。我们在雨中的树林里穿梭，有时衣服湿透了也顾不上。

金蝉捉回家后勤不得吃，而是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47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